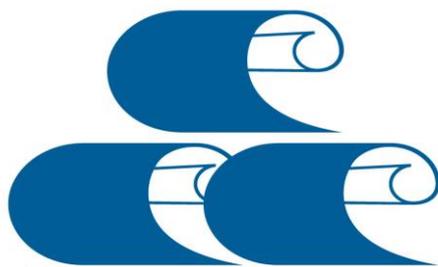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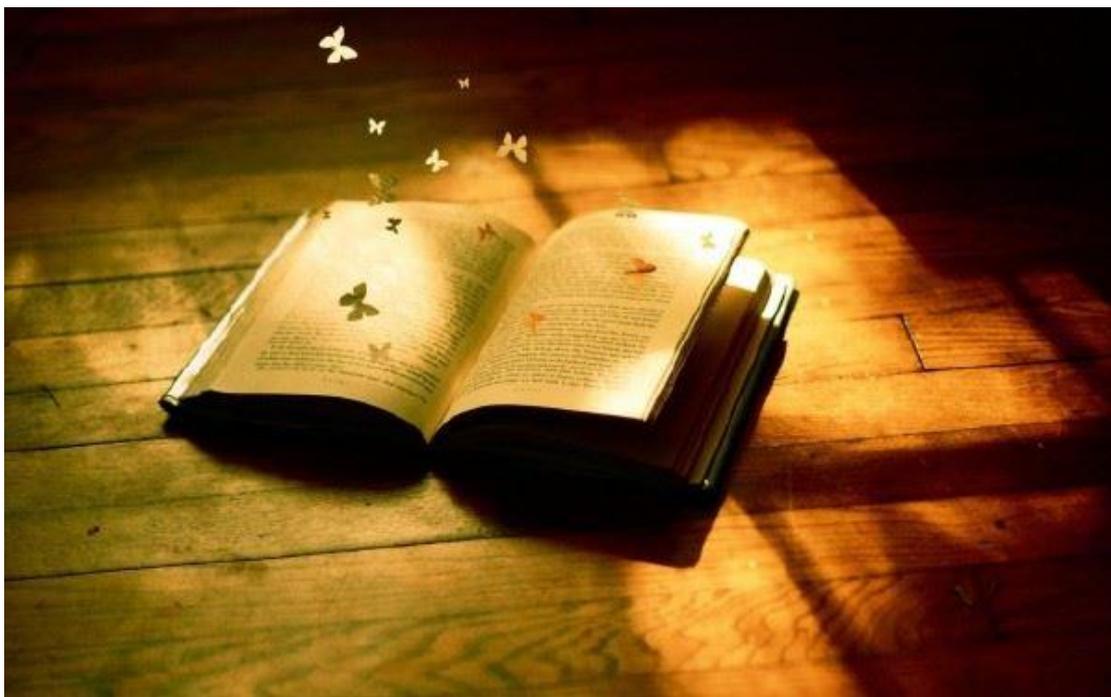
上海海事大学“海大人文”系列活动组委会指定导读刊物



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 LIBRARY
上海海事大学图书馆

海大悦读

2016年第1期 总第5期



主办：上海海事大学“海大人文”系列活动组委会
承办：上海海事大学图书馆 上海海事大学读书会
2016年6月

2016 “海大人文” 读书节之 “中国当代都市文学作品交流会” 举办



4月20日，由图书馆学生管理委员会和读书会共同承办的“中国当代都市文学作品”交流会在图书馆B210众创空间成功举办。图书馆副馆长梁伟波、读者服务部陈灏、柳建华、林广慧四位老师担任活动评委。

来自各学院的17名同学参与交流。交流会采取自主发言的方式，同学们通过PPT演讲介绍自己喜爱的一本书或一系列书，分享阅读过程中的感悟与感动。

评委老师对选手们的表现和阅读方法提出了宝贵意见和建议，经评选，工物151洪文姣同学获得了一等奖，并分享了作品《有味》；英语156胡宁宁和交工141王文涛分别获得二等奖，分享了作品《长恨歌》和《平凡的世界》；法卓151苏颖、交工142朱慧敏和交运141张双红分别获得三等奖，分享了作品《彼岸花》、《狼图腾》和《龙族》。

交流会为同学们提供了一个交流读书体会，分享读书乐趣的平台。通过交流，同学们展现了激情与活力，同时也进一步地认识到了读好书、好读书的重要性。

目 录

卷首语	4
杂谈读书	4
阅读·观察	7
有抵抗感的阅读才是严肃的阅读	7
我是如何走上文学之路的	11
名家推荐	14
沈从文	14
书评	17
发现自我的时刻——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	17
书单	20
孤独的喧嚣——献给你的 2016 春季好书单	20
影视赏析	24
如果选部电影和父亲一起看，这是不二选择	24
文化驿站	26
国学为何日益低俗化？	26
2016“海大人文”读书节活动日程——笔墨润德 书香治行（弘 扬海派文化）	30

杂谈读书

◎莫言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河北保定当兵，业余时间学习写作。写出稿子，不敢往大的刊物投。保定市文联有一家文学双月刊——《莲池》，是小刊物，距我最近，心存近水楼台之侥幸，于是便将稿子接二连三地投过去。有一天，终于投中了。《莲池》一连发了我五篇小说，其中包括那篇得到孙犁老人青睐的《民间音乐》。一九八四年夏天，我就是拿着这篇小说与孙犁老人的评点文章去拜见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首任主任徐怀中先生。在报名早已结束的情况下，徐主任网开一面，将我列入了名册，让我参加了考试，使我得到了进入学院学习的机会。徐怀中先生是河北峰峰人。后来我又将稿子投到保定地区文联所办刊物《花山》，在那上边也发表了两篇散文，多年之后我才知道，编发我这两篇散文的编辑是铁凝。又后来，我像一只小野兽一样战战兢兢地扩大地盘，将稿子投往河北省的刊物《长城》，在这刊物上发表了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雨中的河》。我之所以先写了这么多与读书无关的话，旨在表明，我与河北的密切关系以及我对河北人的深厚感情。

二〇〇六年暑期，我去石家庄参加一个与读书有关的活动，河北电视台《读书》节目的主持人王宁采访过我。此前数年，因为小说《檀香刑》，我也曾接受过《读书》节目主持人周小姐的一次采访。王宁和周小姐的采访，都让我感到谈兴甚浓，原因是，她们有很高超的访谈技巧，更重要的是，她们在做节目前，认真地读了我的书，这是藏不了假的。所以我想说，主持电视读书节目的人，首先应该是个非同一般的读书人。

我的读书生活，起始于少年时期。那时中国的乡村普遍贫困，能借到的书很少，自家拥有的书更少。我把班主任老师那几本书和周围十几个村子里的书借读完后，就反反复复地读我大哥留在家的那一箱子中学课本。数理化看不懂，读语文、历史、地理、生物。读得遍数最多的自然是语文。那时中学的语文教材分成《汉语》和《文学》两种。《汉语》是古文、语法，《文学》则是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的节选。那几册《文学》课本，极大地开阔了我的文学视野。普希金的《渔夫与金鱼的故事》是在那上边读到的，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也是在那上边读到的。茅盾的《林家铺子》、老舍的《骆驼祥子》、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郭沫若的《屈原》、曹禺的《日出》也都是在那上边读到的。还有我们河北的徐光耀老师的《平原烈火》也是在那上边读到的。读了很多遍，过了许多年，书中的情节都牢记不忘。

在保定当兵时，我曾兼任单位的图书管理员，管理着三千多册图书。这也是一个比较疯狂的读书时期。三千多册书中，文学类图书约占三分之一，其他均是哲学、政治、历史读物。读完了文学类图书，就读哲学、历史，像黑格尔的《逻辑学》和马克思的《资本论》也都是那时读过的。虽然读不太懂，但他们那种绕来绕去、摇曳多姿的句子，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许还影响了我的文风。

我上学时不是个好学生，但读书几近成痴的名声流播很远。我家门槛上有一道光滑的豁口，就是我们三兄弟少时踩着门槛，借着挂在门框上那盏油灯的微弱光芒读书时踩出来的。那时我额前的头发永远是打着卷的，因为夜晚就着灯火读书，被燎了。

读书的最好时期，当然是少年，那时心无旁骛，读得快也记得牢。但很可惜，我少年时，有时间读书但没书榜，现在的孩子们，有许多的书，但没有时间读。青年时期当然也是读书的好时光，但面对着浩如烟海的书，如何选择，也是一大难题。比较常见的说法是读经典，这当然是对的，但也不妨做些另类的尝试，那就是，少读一些经典，多读一些很少有人读过的冷门书，甚至稀奇古怪的书，这对于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也许更有用处。

我现在的读书质量和速度已经大不如前，但即便如此，也还是每日捧读不辍。古人云：“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书如灯光，引导着我，也温暖着我，尽管我母亲曾经对我说过：“饿死不吃嗟来食，冻死不烤灯头火。”但暗夜里的一灯之火，总还是能带给我们些许温暖，也许还能引发熊熊烈火，照亮我们未曾去过的世界。

有抵抗感的阅读才是严肃的阅读

◎唐小兵

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提倡“严肃阅读”很容易被扣上“精英主义”的帽子，在一个所谓多元化和平等的时代，阅读变成完全个人化的私事，包括其阅读的文本、阅读的方式乃是阅读的目标，都是由个人的偏好与习惯所决定，任何他人都没有足够的正当理由来进行臧否或指责。因此，当我在与旅美学者徐贲教授的对谈中，对青年一代大学生的阅读状况表达了某些忧虑时，便遭受了个别网民和读者愤怒的“反击”：凭什么我们的阅读清单和阅读方式要由你们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来决定？这难道不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趣味专制主义”吗？

中国阅读生活的两种相反趋向

仔细考察当今中国的阅读生活，会发现存在两种极端相反的趋向。

一种趋向，是追求严肃阅读、倡导回归经典性和思想性的阅读，强调阅读不是一种消遣，而是一种艰难却值得为之努力的精神长成，阅读是通往心智成熟的有效方式。这在十多年来中国报刊、网络中大量出现的书评版面、空间，以及年度好书评选（甚至年度失望之书也是其表现形式），以及所涌现的书评人群体和大量存在于学校、民间的各种类型读书会中都有体现。

阅读既是汲取新知，砥砺情操，同时也是形成横向的知识共同体，是一种抱团取暖的相互慰藉。比如这些年相继出现的有关前东欧、苏联和纳粹时期的德国的历史书籍，就是一种引人瞩目的阅读文化现象，包括《第三帝国的语言》、《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败》、《弯曲的脊梁》、《耳语者》、《天鹅绒监狱》、《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布达佩斯往事》等，

都属这一系列。这些以严肃和深刻为特点的作品，折射出对 20 世纪世界政治文化与精神世界的反思。

另外一种趋向，则是伴随各种新媒体空间的崛起（包括各种论坛、博客、微博、人人网、微信等），中国人的阅读发生巨大却未必深刻的转向。越来越多的阅读指向了对信息的追赶与抓取，这也正是这个所谓大数据时代强调“信息抓取能力”的体现。

何兆武在《上学记》里所倡导的自由自在的“阅读以怡情养性”踪影全无，赵越胜在《燃灯者》里所描述的与周辅成先生研读伦理学经典的严肃阅读也逐渐式微，北岛等人编的《七十年代》中所发掘的“文革”时代充满反叛意味与探索精神的阅读生活难以重现，更遑论北岛所撰《时间的玫瑰》中那种极为深切、细腻和深刻的对诗歌与诗人的阅读。以新媒体为平台的阅读，往往更追求即时而显著的效果，就像注射肾上腺激素一样需要立竿见影的结果。而日常生活世界的高度浓缩化和快节奏化，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的爆棚式增长，以及娱乐生活的极度多样化，都导致中国人的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弥漫着一种“系统性的焦虑”，而依赖于网络资讯与文本的“悦读”就承载了排解焦虑感和无聊感的心灵功能。

电子化形式对严肃阅读的“敌意”

正如前不久的“阿尔法狗”人机大战一样，在智能机器人乃至智能手机的面前，自以为具有选择与判断能力的个人往往成了“对象的奴隶”而丧失了“主体性”。互联网阅读与传统文本阅读的最大区别就是前者往往对严肃阅读具有一种“天然的敌意”。

其实这种状况其来有自，自晚清经典逐渐淡出读书人的生活世界，慢慢地就是一些短平快的畅销书、小册子或者一些口号式的政治读物在抓取青年人的心灵。只是到了这个“阅读是平的”网络阅读时代，在传统中国所形成的经史

子集等严肃的等级化（指精神趣味等）秩序荡然无存，每个人都变成自我决断阅读趣味的个体。

经常有学生对我说，每每在手机上读书或文章，都被一种潜在的焦虑所强迫，总是忍不住地“触摸”与“滑动”，对阅读效率的追求压制了思想、趣味与美感的形成（自然这在商家那里就成一种“食指经济”）。面对稍微严肃的内容，总是觉得有一点抵触甚至腻烦。

在手机阅读中，阅读成了一种追求显示度的“文化竞赛”，展示谁能够第一时间在朋友圈转发资讯和文章，以及转发的数量与品质，其实质是被一种炫耀性和攀比心所左右。阅读本是让人回归一种自然的灵性与深度的潜沉，可这里的带有强烈消费主义性质的阅读，却似乎在将阅读者推向其追求目标的反面。

我经常跟一些师友谈及这样一个现象：尽管我在朋友圈和微信公众账号读到过很多优质的文章，可是当我自己写作的时候，这些文章几乎从来不会进入我的大脑系统被调度出来，而能够记忆起来的往往还是在纸质文本上读到过的文章和书籍。由此可见，即使是严肃的内容，当它呈现的方式是高度电子化的形式，它们往往难以深深地嵌入到阅读者的记忆之中。

严肃阅读是一种有抵抗感的阅读

严肃阅读绝不仅是私人偏好，也关涉到一个民族共同体公共生活的构建、历史记忆的形塑和心灵生命的滋养。对于严肃阅读的抵制和消解，往往就是在导向一种温吞吞、懒洋洋的公共文化。这种文化依赖于个人的低幼化、短平快式的阅读和不假思索的“稳定”，后者所构建的往往是私人领域消费主义与公共领域犬儒主义的内在结合。

何为严肃阅读？“严肃”首先指阅读选取文本是严肃而真诚的，不恶搞，也不戏说，更不是在商业利益的精致计算下对受众心灵的拿捏。同时，“严肃”

也指阅读方式的极为严肃，是寻找一种有抵抗感的阅读（对阅读者固有的价值观念和知识体系构成某种挑战甚至颠覆）。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是经典，在中国曾热极一时，但很多人以“资治通鉴之心”阅读此书，将其从诞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抽取出来，抽象地谈论改革与变迁的可能性及其社会影响，这无疑是对严肃作品的矮化和极度简化。如果认真阅读托克维尔研究专家崇明教授的《创造自由：托克维尔的民主思考》，就会发现这才是真正的严肃阅读，将托克维尔的思想放回到历史语境来阐释其在自由理念（贵族或精英）与民主（平等）观念之间的巨大张力和解决之道。

非严肃的阅读自然也有愉悦感，可这是一种类似于口腹之欲的暂时性愉悦，来去皆匆匆。而需要严肃思考的阅读，尽管艰辛、漫长，却可能带来一种长久的智性上的欢愉。比如，王汎森、赵园、杨国强、卜正民、孔飞力等关心明清知识分子的学者著作，显然是必须严肃对待的，这些一流学者作品所带来的“洞见”与“史识”远非时下流行读物所可比拟。

也许会有读者质疑：曾经的阅读构成了相对稳定的“三观”，让我从零开始用严肃方式阅读严肃作品，还要追求严肃的目标，这并非追求幸福，而是拥抱痛苦，甚至会摧毁“三观”，导致人生变成一地鸡毛。这其实又返回究竟为何阅读之题。阅读的首要目标究竟是追寻当下的快乐快感，还是丰富对历史与世界的整体认知，并进一步滋养自我心灵、锤炼思想能力？这些都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阅读日来临之际，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摘录自新京报书评周刊，2016年4月23日版）

我是如何走上文学之路的

◎陈忠和

1957年，我读初中二年级，在语文老师车老师的自选题目作文课上，写了平生第一篇小说《桃园风波》，时年15岁。之后的某天早晨上早操时，车老师到操场上来找我，示意我跟他走。我心里忐忑不安，会不会哪儿出了错，被领去训斥？尚未走出操场，车老师的一只手搭在我的臂膀上，这个亲昵动作且不说让我受宠若惊到有些慌乱，倒是瞬间化解了犯错受训斥的顾虑。车老师不说话，领着我走进语文教研室。

刚刚踏进教研室，看见四五位老师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突然听到他们接连说出三个怪里怪气的人名，顿时爆发出哄堂大笑——我顿时被吓得蒙住了。引发他们哄笑的三个人名，是《桃园风波》里几个人物的绰号。我那时刚刚读过赵树理的几部小说，他的小说里的人物都有一个别致的绰号。正热衷到崇拜赵树理的我，很自然地也为自己小说里的人物起了绰号。能引发几位老师的开怀大笑，可见那几个绰号还有点意思吧——这是我事后的估计，当时却愣着站在教研室里动也不敢动了。车老师随即把我叫到他的办公桌前。

车老师告诉我，西安市要搞一次中学生作文比赛，要求每个学校推荐两篇作文，一篇记叙文，一篇议论文，本校语文教研室已选定《桃园风波》作为记叙文参赛。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令人振奋的事，姑且不赘。说完这话，当我准备离开之际，车老师又接着说，他想把《桃园风波》投寄给《延河》，我又是发蒙。车老师料知我对此举的无知，当即解释说，《延河》是省里办的文学刊物，发表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我听得似懂非懂。车老师又说，你的钢笔字不大行，我另用稿纸抄一份寄去。我当时尚不会说感谢之类的话，依旧站着。车老师用稍低的声音又对我说，要是能刊登，会有稿费的……

我第一次听说写小说能挣钱，后来想到，车老师最后说的“会给稿费”，大约不是诱惑，而是出于怜悯。我到城里读中学的两年里，一日三餐吃的是开水泡馍，相伴的是咸菜，绝大多数岁月里，用开水泡的是死硬死硬的苞谷面馍……如若车老师说的话能落实，我就可以吃上白馍了。尽管此事再无下文，我却记住了《延河》。

1959年春，读到初中最后一学期，我已转学到离家稍近的一所中学，从学校阅报亭的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即将在《延河》连载。我此时已经知道陕西包括柳青在内的几位大作家，却没有读过他的作品。随之到学校附近的邮局探问是否有《延河》零售，得到肯定答复。我便把家里给的买咸菜的两毛钱存在口袋里，后来便买了那期《延河》。第一次发表的是《稻地风波》中的《题叙》，一读便入迷了。之后每月盼到《延河》在邮局首发的日子，我便买回一本，迫不及待地在宿舍阅读起来。我的崇拜不知不觉间从赵树理转移到柳青，且不说这两位作家作品的各自优长，单是《稻地风波》对关中生活语言艺术升华的魅力，就令我倾倒入迷了。我也是从《延河》的版权页上得知，这是陕西作家协会所办的文学刊物，编辑部在西安建国路。随之在《延河》上读到杜鹏程、王汶石的小说。我对柳、杜、王等令我崇拜的大作家坐镇的陕西作家协会，也有了神秘亦神圣的文学圣地的感知。

再次和陕西作家协会发生关系，已经是1973年初了。文友徐剑铭给我写信，告知一条重大新闻，“文革”中被砸烂的省作家协会开始恢复工作，改称为“文艺创作研究室”，坐镇的仍然是获得“解放”的柳、杜、王等老作家和老编辑。要出版的文学刊物《陕西文艺》实则是《延河》的代称——《延河》作为“封资修”的标本不许再用。刚刚开过一个以工农兵业余作者为主体的会议，编辑们向与会作者约稿，徐剑铭在应诺写稿之后，向主持人推荐了我，随后又把我的散文《水库情深》送给《陕西文艺》的编辑。我很感动徐剑铭的推荐。不久就接到署名路萌的来信，内附《水库情深》用红色钢笔修改多处的稿子。此稿

发表在《陕西文艺》试刊的第一期。手里捧着印有我的习作和名字的《陕西文艺》，兴奋之情无以言表……想来颇有趣，两次投稿，均非我本人为之，一次是我的语文教师车老师，一次是文友徐剑铭，真可谓是良师益友。

第一次走进作家协会的大门，约略是1973年的春末。我借在郊区党校参加一个学习班的时间，写成一篇万余字的短篇小说《接班以后》，投寄给《陕西文艺》，不久便接到电话，对《接班以后》基本肯定，还有一些需要修改的意见。我便利用到城里开会的机会，第一次踏进作家协会的大门——不过不是原本的陕西作家协会的大门，而是陕西戏剧家协会的大门；刚设置不久的陕西文艺创作研究室，被安排到陕西剧院里办公。在我意识里没有差别，见到《陕西文艺》的编辑，就算进了陕西作协的门了。记得当时给我修改意见的是路萌，随之又见到了董得理，肯定地告诉我，将在第三期《陕西文艺》刊出……这是我生平发表的第一篇小说。

此后，已经记不得哪年哪月，我再到《陕西文艺》编辑部去说什么时，老董拿出刊有我《接班以后》的刊物。小说的第一节有不少修改的字迹，老董让我一处一处看过，最后才神秘地对我说，这是柳青改的。说他和编辑部的人去看望病中的柳青，带去了新出的《陕西文艺》。随之又得到柳青修改的文本，我在那一刻有点迷茫，这是意料不及的惊喜所发生的反应，须知我自初中三年级读《创业史》起直到那个时候，在我心里如大山一样崇拜着柳青，却没有单独拜见的机缘。看着柳青对《接班以后》第一节的多处修改字迹，那种崇敬的心理又注入一种亲近的情感。

（原载《文苑》2015年第12期）

沈从文



沈从文（1902——1988），现代小说家、散文家。代表作品有《边城》、《长河》、《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

沈从文是中国最重要的现代乡土作家，他所提供的“湘西文学世界”，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最具特色与光彩的文学景观之一。

《边城》节选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小溪流下去，绕山岨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则只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宽约廿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河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小溪既为川湘来往孔道，限于财力不能搭桥，就安排了一只方头渡船。这渡船一次连人带马，约可以载二十位搭客过河，人数多时则反复来去。渡船头竖了一枝小小竹竿，挂着一个可以活动的铁环，溪岸两端水面横牵了一段废缆，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废缆上，船上人就引手攀缘那条缆索，慢慢的牵船过对岸去。船将拢岸时，管理这渡船的，一面口中嚷着“慢点慢点”，自己霍的跃上了岸，拉着铁环，于是人货牛马全上了岸，翻过小山不见了。渡头为公家所有，故过渡人不必出钱。有人心中不安，抓了一把钱掷到船板上时，管渡船的必为之一拾起，依然塞到那人手心里去，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我有了口粮，三斗米，七百钱，够了。谁要这个！”

但不成，凡事求个心安理得，出气力不受酬谁好意思，不管如何还是有人要把钱的。管船人却情不过，也为了心安起见，便把这些钱托人到茶峒去买茶叶和草烟，将茶峒出产的上等草烟，一扎一扎挂在自己腰带边，过渡的谁需要

这东西必慷慨奉赠。有时从神气上估计那远路人对于身边草烟引起了相当的注意时，这弄渡船的便把一小束草烟扎到那人包袱上去，一面说：“大哥，不吸这个吗？这好的，这妙的，看样子不成材，巴掌大叶子，味道蛮好，送人也很合式！”茶叶则在六月里放进大缸里去，用开水泡好，给过路人随意解渴。

管理这渡船的，就是住在塔下的那个老人。活了七十年，从二十岁起便守在这小溪边，五十年来不知把船来去渡了若干人。年纪虽那么老了，骨头硬硬的，本来应当休息了，但天不许他休息，他仿佛便不能够同这一分生活离开。他从不思索自己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的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代替了天，使他在日头升起时，感到生活的力量，当日头落下时，又不至于思量与日头同时死去的，是那个伴在他身旁的女孩子。他唯一的朋友是一只渡船和一只黄狗，唯一的亲人便只那个女孩子。

女孩子的母亲，老船夫的独生女，十五年前同一个茶峒军人唱歌相熟后，很秘密的背着那忠厚爸爸发生了暧昧关系。有了小孩子后，这屯戍兵士便想约了她一同向下游逃去。但从逃走的行为上看来，一个违悖了军人的责任，一个却必得离开孤独的父亲。经过一番考虑后，屯戍兵见她无远走勇气，自己也不便毁去作军人的名誉，就心想：一同去生既无法聚首，一同去死应当无人可以阻拦，首先服了毒。女的却关心腹中的一块肉，不忍心，拿不出主张。事情业已为作渡船夫的父亲知道，父亲却不加上一个有分量的字眼儿，只作为并不听到过这事情一样，仍然把日子很平静的过下去。女儿一面怀了羞惭，一面却怀了怜悯，依旧守在父亲身边。待到腹中小孩生下后，却到溪边故意吃了许多冷水死去了。在一种奇迹中，这遗孤居然已长大成人，一转眼间便十三岁了。为了住处两山多篁竹，翠色逼人而来，老船夫随便给这个可怜的孤雏拾取了一个近身的名字，叫作“翠翠”。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故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面前的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

老船夫不论晴雨，必守在船头。有人过渡时，便略弯着腰，两手缘引了竹缆，把船横渡小溪。有时疲倦了，躺在临溪大石上睡着了，人在隔岸招手喊过渡，翠翠不让祖父起身，就跳下船去，很敏捷的替祖父把路人渡过溪，一切皆溜刷在行，从不误事。有时又与祖父黄狗一同在船上，过渡时与祖父一同动手牵缆索。船将近岸边，祖父正向客人招呼：“慢点，慢点”时，那只黄狗便

口衔绳子，最先一跃而上，且俨然懂得如何方为尽职似的，把船绳紧衔着拖船拢岸。

风日清和的天气，无人过渡，镇日长闲，祖父同翠翠便坐在门前大岩石上晒太阳。或把一段木头从高处向水中抛去，嗾使身边黄狗从岩石高处跃下，把木头衔回来。或翠翠与黄狗皆张着耳朵，听祖父说些城中多年以前的战争故事。或祖父同翠翠两人，各把小竹作成的竖笛，逗在嘴边吹着迎亲送女的曲子。过渡人来了，老船夫放下了竹管，独自跟到船边去，横溪渡人，在岩上的一个，见船开动时，于是锐声喊着：

“爷爷，爷爷，你听我吹——你唱！”

爷爷到溪中央便很快乐的唱起来，哑哑的声音同竹管声，振荡在寂静空气里，溪中仿佛也热闹了些。实则歌声的来复，反而使一切更寂静。

有时过渡的是从川东过茶峒的小牛，是羊群，是新娘子的花轿，翠翠必争着作渡船夫，站在船头，懒懒的攀引缆索，让船缓缓的过去。牛羊花轿上岸后，翠翠必跟着走，送队伍上山，站到小山头，目送这些东西走去很远了，方回转身，把船牵靠近家的岸边。且独自低低的学小羊叫着，学母牛叫着，或采一把野花缚在头上，独自装扮新娘子。

茶峒山城只隔渡头一里路，买油买盐时，逢年过节祖父得喝一杯酒时，祖父不上城，黄狗就伴同翠翠入城里去备办东西。到了卖杂货的铺子里，有大把的粉条，大缸的白糖，有炮仗，有红蜡烛，莫不给翠翠一种很深的印象，回到祖父身边，总把这些东西说个半天。那里河边还有许多船，比起渡船来全大得多，有趣味得多，翠翠也不容易忘记。

（摘录自《边城》，沈从文著，2015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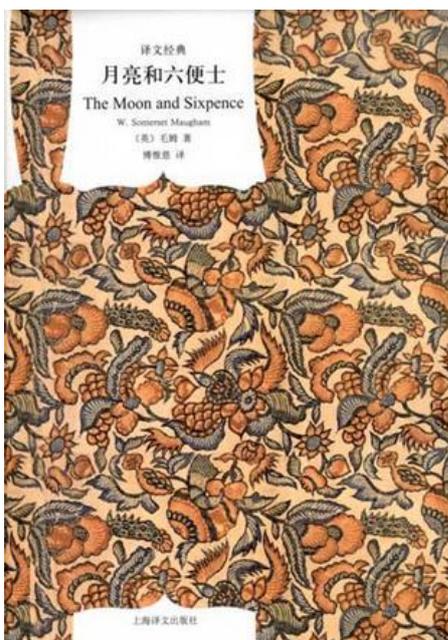
【作品简析】

沈从文的文学乡土世界不是在湘西，而是在远离本土的现代都市构造的。具体的说，是在北京、上海、青岛、昆明完成的，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北京与上海。于是，就有了一个乡下人与两个都市的相遇与相撞，湘西乡土文化与北京、上海都市文化的相遇与相撞：沈从文的乡土文学是他的都市体验和乡土记忆相互融合的产物。这或许也是整个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一个特征。

沈从文在北京目睹了让他醉心的博大而精致的美，正在历史的变迁中逐渐消失，他不能不联想到他的湘西，同样让他醉心的淳朴而自然的美也无可避免地处在消失的过程中。这样的生命认同，就使得他的乡土牧歌深入了哀歌的调子，但他仍然保留着对人性与民族本性、对生命存在本身的信心，写作《边城》即是要展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发现自我的时刻——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

◎雨石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思特里克兰德当然没有低头去捡满地的六便士，却也没注意到天空中的月亮，他的发现仅止于“自我”——追赶上他的并非命运的烈马，而仅仅是他真正的“自我”。这个“自我”突然从无意识的海洋中浮起，并逐渐扩大、耸起为一座冰山，吞噬了由他此前所有无意识观念与认知组成的那个人，正是这种对“自我”的陌生化效应促使他逃离。思特里克兰德飞也似地从伦敦逃到了巴黎，从巴黎直抵重组其灵魂的大溪地。

绝大多数人不会以一张写着“晚餐准备好了”的纸条与过去的生活乃至自我告别。天才与庸碌者的区别并不在智识与能力上的鸿沟，仅在于是你还是他发现了那个正在被社会意识吞没的自我。经由社会灌输给我们的观念、常识已经变成了我们的无意识，我们信仰着并以这无意识作为指导我们行动的准则。大卫·华莱士说：“你信仰的任何其他事物都会将你生吞活剥。”因为这里的“其他事物”是真正“自我”的“他者”，真诚地信仰“他者”只会将“自我”导向毁灭。

思特里克兰德在环视周围中产阶级的生活常态时突然感到了“不对”：宴会

庸俗的色彩令他感到气闷与反感，哪怕是妻儿也无法唤起他任何特殊的情感，他把这一切推向了“他者”的一面，然而生命的绚烂需要从自我处迸发，而这又无法通过语言来向“他者”言明。于是他在叙述者“我”面前，要么语塞，要么失语，他无法表达出这个刚刚发现的“自我”；一切混沌、不明与明确的理想抑或现实相对，在所有人包括“我”都在猜测他是为了一个世俗人心目中的理想放弃现实时，他已经完全沉浸在发现自我的喜悦甚至是迷狂中不能自拔。他用画笔塑造的原始意象直接通向生命中的“未知”，而自我竟成为了这“未知”的源头与起始，可以创发新的生命，试问这种发现怎能不让人癫狂、欣喜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是诗人的理想国。

不仅是艺术，任何人如果突然掌握了某种能够赋予现有世界以新形式的方法时，恐怕都会难以自持，在“他者”眼中呈现出一副狂人的模样。思特里克兰德的“疯狂”成为其他人口中的谈资，因为唯有他是不可为世俗的信仰所毁灭的——他为自己做决定，他只能被他的“自我”所摧毁。随波逐流的人都身不由己地被他吸引，包括叙述者“我”——“我注视着面前这个衣衫褴褛的男子：硕大的鼻子、目光如炬，满嘴红胡子和一头乱发；我萌生一种奇特的感受，仿佛这只是个躯壳，我眼前所见的其实是出窍的灵魂。”“我”亲眼见证了思特里克兰如何践踏过他人以及世俗自我的肉身与德行，以艺术的名义召集、凝炼出自我灵魂的全过程。

思特里克兰德最终在塔希提找到了他灵魂的归属。他给世人留下的是一副散发着恶臭的可怕肉体，而他的灵魂则充溢在他的画作之中，惊人的丑与美混合在一起，完全而真实的呈现出来，令人震惊。这一次，作者让库特拉斯医生作为见证人：“突然他心底一凛，吓了好大一跳，因为他感觉到身后有别人在。”

思特里克兰德早就不再是他眼前的那副尸身了，医生明了。

一个世俗者在顿悟何为自我之后的真实被毛姆完全而彻底地捕捉到了，如他所说：“我不照自己的愿望写作，我照自己的能力写作……涌动的诗意和了不起的想象皆在我的能力之外……我拥有敏锐的洞察力，似乎能够看到很多别人错过的东西。”他捕捉到的是与真理一墙之隔的真实，是卑微生命最完整的呈现。小说中天才与死神的角逐及其生之紧迫感（张志扬语）固然令人震撼，然而卑微生命将人性善恶的一切犄角旮旯无畏裸呈的勇敢与执着更令人动容。思特里克兰德是天才无疑——他敢于将自己驱逐到命运的底端去验看真实人性的惊艳与粗鄙，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他不惜亲自下到地狱去夺回一部关于“真”的圣经，示范一趟无关乎世俗成败、仅仅关乎人如何发现并重归自我的旅行。

不问前生，亦不论来世，思特里克兰德追问的是此刻的价值。他从“此刻”觉醒，从“此刻”掏摸价值，永不回头。尼采说：“我们怎能喝干大海？谁给予我们海绵抹去了整个视界？”在一个已经没有什么所谓“视界”的时代，还在用惯常思维去思考、还在期待被普遍赋予价值的人不会成就价值，只会被普遍价值所吞没。思特里克兰德就像一颗恒星出世，凡见到的，都会感到内心被一击即中，因他从发现的一刻坚持了自我，这本是最为朴素的人生道理与生存途径，却不得不在今日须得推开命运的荆棘方可完成，并在完成之日从他足下蔓延为一片世界。

（摘录自“凤凰读书”，2016年6月28日）

孤独的喧嚣——献给你的 2016 春季好书单

“凤凰好书榜”作为凤凰新媒体唯一一份图书榜单，由凤凰网读书频道倾心打造，为全球华人读者甄选更为可信、值得一读的各类好书。

1. 《匿名》（王安忆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推荐语：王安忆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失踪者的形象，他在意外遭绑架后，被扔到几省交界处的深山，逐渐褪去文明世界的各种附着后，依旧顽强存在着的是什么。

海大馆藏：A512 文史类阅览室 I247.57/1139-7



2. 《活着为了讲述》（[哥伦]马尔克斯著，李静译，南海出版公司 2015 年版）

推荐语：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我们为了讲述而在记忆中重现的日子。 诺奖得主、纯文学畅销奇迹创造者马尔克斯的成长故事：充满魔幻色彩的真实人生。

海大馆藏：A508 基础科学类阅览室 K837.755.6/7124-8



3. 《慈悲》（路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推荐语：小说从国营工厂时代说起，纵向讲述了个人五十年的生活，从一个切面剖析展现了大时代对普通人的影响。书中，路内精准的展现了，在时代背景与环境的更替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转换，相互猜疑、告密到相忘于岁月，也有亦步亦趋的和谐到个人意识觉醒后的报仇雪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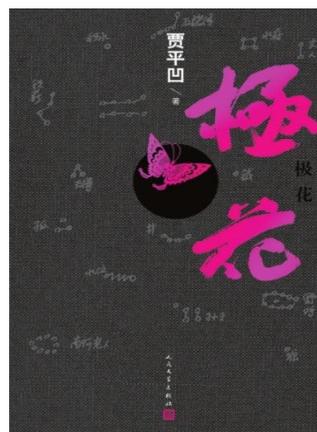
海大馆藏：A512 文史类阅览 I247.57/6142-6



4. 《极花》（贾平凹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推荐语：《极花》是贾平凹的最新长篇小说，写了一个被拐卖女孩的遭遇。作品不仅保持了作家的既有水准，而且在写法上有所创新。

海大馆藏：A512 文史类阅览室 K382.09/4244



5. 《手卷》（西西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年 1 月版）

推荐语：本书共收录西西短篇小说十一篇，获台湾第十一届时报文学奖之小说推荐奖。这里的主角是足球裁判员或偷渡难民，故事发生在一座浮城或不存在的肥土镇，有人梦到自己飘在半空，有人发现自己身处禁闭营……

海大馆藏：B107 悦读空间 I247.7/1616



6. 《世间已无陈金芳》（石一枫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6 年 1 月版）

推荐语：石一枫的中篇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写了一个乡下女孩在城市跌宕起伏的人生，塑造了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典型人物。石一枫戏谑地讲述陈金芳的暴富，却并没有因此糟践这个人物。相反，他指出了这个人物的可怜之处。陈金芳“只是想活得有点儿人样”，这是一个很浅显的生存哲学，或许也是*大众化的生存哲学。但这个社会不断变着花样提供“人样”的标准，陈金芳就是被社会的标准不断地推搡着止不住步，她不清楚自己该是什么“人样”，终于失去了自我。

海大馆藏：B107 悦读空间 I247.57/1614-2



7. 《银色仙人掌》(龙应台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1月版)

推荐语:《银色仙人掌》是龙应台唯一的小说集, 每一个故事都是关于生命的陷阱和生存的代价, 关于黎明时醒与梦之间的彷徨与脆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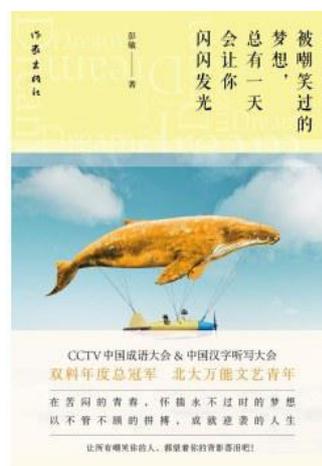
海大馆藏: A512 文史类阅览室 I247.7/4002



8. 《被嘲笑过的梦想, 总有一天会让你闪闪发光》(彭敏著, 作家出版社;2016年2月版)

推荐语: 彭敏, 人称“北大万能文艺青年”, 经历种种挫折, 感触、感慨良多, 积累成文, 有了本书。从自身的经历、从身边的听闻, 和所有身处苦闷青春、困顿人生的人分享, 梦想不但是人和咸鱼的区别, 有了梦想还要不怕嘲笑, 不要气馁, 坚持做下去、走下去。

海大馆藏: B107 悦读空间 I267/4187



9. 《北京书店印象》(严彬主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年1月版)

推荐语: 本书与北京的书店有关。在这里, 你可以读到沈昌文、俞晓群这样出版业的前辈关于书店的文章, 有著名书迷的逛书店小史, 更有万圣书园、涵芬楼、三联书店、豆瓣书店这样京城文化地标式的书店老板的访谈录。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这些书店的实景照片, 或宁静, 或温暖, 或厚重, 或文艺; 还可以根据彩图上面指示的页码, 找到内文相应的文章。文末, 附有长长的一串北京书店名单及地址, 可供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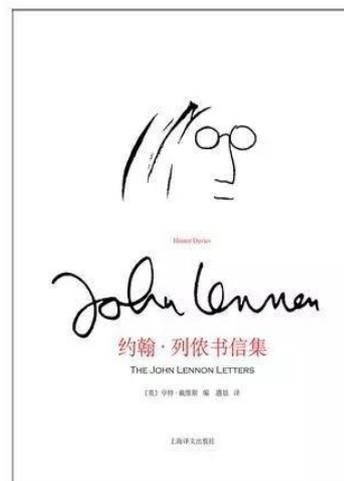
海大馆藏: B107 悦读空间 I267.1/1249-3



10. 《约翰·列侬书信集》([英] 亨特·戴维斯编, 遇晨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 年 1 月版)

推荐语: 约翰·列侬是有史以来全世界最伟大、最著名的音乐人, 本书首度将这位传奇人物一生写给朋友、爱人以及陌生人的所有书信以书籍的形式集结出版

海大馆藏: K835. 615. 76/1222-2。



相关链接:

更多凤凰春季好书单见下表:

1 《危地马拉传说》	阿斯图里亚	I741. 73/7246
2 《2015 年度诗人选》	朱零 编选	I227/2913
3 《奥登诗选: 1948-1973》	W. H. 奥	I561. 25/2811-1
4 《霍布斯鲍姆自传》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K835. 615. 81/1244
5 《神拳考》	止庵	K256. 707/2102
6 《乌鸦之城》	(美)博里亚·萨克斯著	K561. 03/4244
7 《摩登时代: 从 1920 年代到 1990 年代的世界》	保罗·约翰逊	K15/2143#1
8 《我的应许之地: 以色列的荣耀与悲情》	阿里·沙维特	K382. 0/3122
9 《神圣家族》	梁鸿	I247. 7/3931
10 《“边缘人”纪事》	杨奎松著	K820. 7/4944
11 《高窗·菲利普·拉金诗集》	(英) 菲利普·拉金	I561. 25/5081

如果选部电影和父亲一起看，这是不二选择

◎鱼叔

银幕上，对父亲的形象有很多不同的诠释。

《美丽人生》中的父亲，即使万劫不复，也要为孩子构筑一个美好的童年。

《我是山姆》中的父亲，尽管是智商只有7岁的“笨蛋”，但对女儿的爱却可以战胜一切。

《星际穿越》中的父亲，哪怕远离地球，也要恪守诺言拼尽全力回来找女儿。

太多伟大的父亲…

谈到跟父亲有关的电影，必然绕不开这一部。

《因父之名》，

影片获得了第44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还在奥斯卡上获得了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在内的7项提名。

烂番茄新鲜度94%，

豆瓣8.8分，好于96%的剧情片。

这部电影的男主角是丹尼尔·戴-刘易斯。

他是史上首位三度问鼎奥斯卡影帝的男演员。

在片中，他饰演一个偷破铜烂铁的小毛贼。

开场的一段独白，就交代了这位爱尔兰青年的与众不同。

不仅偷蒙拐骗样样精通，还喜好嗑药。

和父亲的关系也是一言难尽，两人从未心平气和的沟通。

只要一说话，就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尴尬。

无奈之下，父亲只能将他送往英国的姑妈家。

就在此时。

爱尔兰的恐怖分子，在英国制造了一场爆炸，导致了数十人死亡。

行为怪异的丹尼尔，却被英国警察诬陷为凶手，逼他承认是恐怖分子的共犯。

爱子心切的父亲为救儿子，四处求情。

结果反倒一起被捕。

英国警察急功近利，对他们进行了长达七天的严刑拷打。

并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草草判刑，将他们送入了监狱。

这部电影的震撼之处是，

影片改编于真实的故事。

1974年，爱尔兰的恐怖分子在英国制造了一起爆炸，死伤严重。

当时的爱尔兰四位青年，作为替罪羔羊被捕并判刑。

直到十五年后，他们才洗清冤屈被无罪释放。

这个案子，被称为英国司法史上最黑暗的一幕。

在司法不公和政治斗争下，他们遭受了被审讯时的残忍虐待。

还要无辜背负上几十条人命的道德压力。

受到了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伤害。

在监狱中消耗了十五年的时光，从少年熬成中年。

这些伤害，往往是不可逆的。

影片重心放在主人公丹尼尔的被捕——反抗——平反这段经历上。

他从刚开始被严刑逼打时的痛哭流涕，害怕发抖。

到最后无惧权威，勇敢的反抗。

当丹尼尔最后喊出：

“奉我父亲之名和真理之名，而斗争到底。”

笔者为之震撼，看到了和最初截然不同的丹尼尔。

而这一切的改变，都源自他的父亲。

在家里难以沟通的父子，在狱中却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的机会。

丹尼尔逐渐发现，在父亲看似软弱的外表下，却有一股不可轻忽的力量。

他偷铅条，引起了北爱尔兰和英军的暴动，为他求情的是父亲。

他被冤枉，背了黑锅，为他东奔西走的是父亲。

他坐牢，在他身边的还是父亲。

丹尼尔和父亲之间的隔阂，是因为缺少沟通。

当他赢了足球，难掩内心的喜悦，父亲却抓着他违背规则不放。

得不到父亲的认可，他索性开始做一个混蛋。

但他没有意识到，父亲一直都在切身教导他：

何为正直，何为磊落。

循循善诱下，“熊孩子”慢慢散去叛逆，一点一滴的消除对父亲的误解。

只可惜。

代价实在太大。

父亲没有坚持到沉冤得雪的那一天，就去世了。

丹尼尔终于懂得了“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悲恸。

@Bychance 对这份父爱的评论，不能再好：

“我想，看不到父爱，只因为自己本就从未失去。这爱早已是你生命中的部分，如一日三餐，如呼吸吐纳，拥有时你不觉幸福，而稍有不得时才知其哀其苦。”

（转载自“独立鱼”微信订阅号，略有删改。）

国学为何日益低俗化？

◎方朝晖

当下“国学”存在诸多怪力乱神的现象和消费文化的狂欢色彩，只要在网络上搜索国学，就会看到，与之相关的高频热词为“国学班”，国学少儿班，国学总裁班，国学家教班，甚至国学淑女班，纷涌而来。社会对于传统文化盲目的崇拜和迷信，可见一斑。而在教育市场上，国学教材良莠不齐，中小学校对国学形式主义的迷恋，也是令人担忧。

“齐读弟子规”、入校时举行入泮礼、拜孔子等一系列与国学有关的行为。对于这些现象，我认为要一分为二地看。比如让孩子们读读百家姓、千家诗、《论语》等经典，没有什么不好，我也让自己的孩子读；让中学生、大学生多读一些国学经典，我认为是有价值的，毕竟那些经典之所以不朽，正因为其中有永恒的价值。世界上所有伟大的民族都有自己的经典，这些经典往往是一个民族在文化困境中度过难关的最宝贵资源。

同时，恢复一些传统的礼仪行为，让人们体会古人如何把人与人的相互尊重体现在礼仪中，如何做得好，是有价值的。但是另一方面，这些行为中确实也存在很大的盲区，不可不慎。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没有古人的精神、缺乏古人的境界，盲目地追求形式，崇尚风雅，是不可能真正培养出国学人才的。结果读经变成了和尚念经，培训变成了挣钱机器。一味追求外在效应，迎合大众趣味，只能把国学教育低俗化。这不是在复兴国学，而是伤害国学。

我曾经听一位台湾学者说，台湾人从小在学校里、在日常生活中接受了可能是全世界华人世界中最系统而丰富的国学熏陶，但是国学在台湾从来没热过。台湾从没有过什么“国学热”。在中国大陆，动不动流行这个热、那个热的。您不觉得一个国家不断地流行各种“热”，反映人心不能安定下来，因为一个社会没有成熟、定型，所以容易被各种“热”冲昏了头脑吗？

看看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历程，有过炼钢热（50年代）、红卫兵热（60年代）、解放军热（70年代）、出国热（80年代）、下海热（90年代）、国学热（2000年后），等等。什么叫做“热”？就是全民在生活方式上没找到定准，所以很容易被某种潮流、风气所煽动。“热”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跟风，盲从。当一种热潮来临时，人们乐此不彼地追随，争先恐后地模仿。但当热潮退却，人们突然发现自己当初多么愚蠢可笑；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又已陷入另一种热潮而不能自拔了。

为什么在现代中国总是盛行各种热？我认为有许多深刻的根源需要认真面对。一方面，数十年来我们摧毁了行业自身的独立价值，一切职业行为都是为外在需要服务，导致行业行为无意义。当行业不能自治，当社会不能自立，人们不知道自己所为何事、所求何业，人心无法安定，情绪躁动不宁，极易为外在潮流所吸引。

另一方面，人们对于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在未来几十年、一百年或者更长的时段里终将去向何方并不清楚。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在意识形态之争中耗费了太多的精力，今天他们对此已经厌倦，不愿再相信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了。当他们什么都不信时，对他们来说，长远的未来就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性，唯有相信金钱、物质这种有形可见的东西了。然而，金钱、物质可以满足一时的欲望，

满足之后人们可能感觉更加心灵空虚。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想到在国学寻找精神慰藉。

综上所述可知，当下的国学热背后，隐藏的是数十年来行业价值被掏空、社会不能自治、意识形态变化不定、国家未来飘忽不定、改革措施急功近利等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现实问题。在这些问题找不到对症的解决之前，指望靠复兴国学来解决问题，也许是南辕北辙。

国学回归课堂当然是好事，包括设立国学专业，我本人是持肯定态度的。对于中国来说，重建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这应该是最重要的一步。大家只要研究一下犹太这个民族就知道，这个民族数千年是多么地注重自身的历史和文化，并且正是靠着对自身历史和文化坚忍不拔的信念，犹太人才一次次起死回生，重建辉煌。象我们过去那样，把自身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全盘否定、必欲除之而后快，乃是断子绝孙的做法。

但是在提倡国学的同时，也千万不要走到另一个极端，荒唐地认为凡是国学思想都不能抛弃，凡是中国文化都不能批评。甚至有的人认为国学是万能的灵丹妙药，无往而不胜；或认为中国古代的政体是全世界最好的，中国古代的文化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中国古代的智慧是全世界最高明的。如此下去，将树立起一种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情绪，妄自尊大、盲目排外，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我认为，在提倡国学的时候，一定要有全球视野，对外来文化持高度开放、全面学习的态度，千万不能再犯清末士大夫的错误。我时常想，国学的研究者和提倡者们，最好要能够跳出国学看国学、跳出中国看中国，才能真正摆脱“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窘境。看不到其他文化的精华、体验不到西方文明的价值，必然容易自我陶醉、自以为是。另一方面，对国学的内容要有分辨，不能片

面提倡、盲目接受，一定要以理性、务实的态度去看国学。如果设立国学专业，最好不要一窝蜂地做，现在最稀缺的是好的、高素质的国学人才，而国学人才的培养绝不可能一蹴而就。严格说来，国学教育的开展决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几十年、几代人的事业。

我有时想，现在的从事国学教育的群体，或可分为如下几类型：

一是学者型。把国学主要当作知识研究的对象，虽可能认同国学，但不会全身心地信仰国学，践履国学。现在学院派学者大多数都是此类。他们擅长于研究，专业知识丰富。

二是商人型。以国学来挣钱，可能对国学也有好感、甚至有情怀，但根本上是为了赚钱，为了钱有时可能贱卖国学。现在很多国学培训部门或机构属于此类（但不可一概而论）。

三是术士型。不学无术，但擅长忽悠；巧舌如簧，却人气极旺；招摇撞骗，又滑头如鼠。近年来国内冒出了许多这类江湖术士型“国学大师”，头衔一大堆，多半是自封的。

四是传道型。在国学中寻求安身立命的精神归宿，这是真心向往国学、传播国学。也只有这类人才有可能担当起复兴国学的重任。但可惜这类人才无法“量身定制”，可遇不可求。

当然，上述这几种身份可能在有些人身上同时存在，我只是罗列典型。现在中国最需要的是传道型国学人才，其他类型的国学教育者群体虽可能有存在的合理性，但国学复兴主要不能靠他们。

（转载自“新京报书评周刊”，略有删改。）

2016“海大人文”读书节活动日程 ——笔墨润德 书香治行（弘扬海派文化）

活动系列	活动名称	活动时间	活动地点
开幕式	“ <u>笔墨润德 书香治行</u> ” —— <u>弘扬海派文化读书节开</u> <u>幕式</u>	4月1日 11:00	图书馆大厅
书海墨香	“ <u>笔歌墨舞</u> ” ——“ <u>图书馆里的故事</u> ”主题 <u>征文大赛</u>	4月4日-4月 17日	作品征集邮箱： dushujie2016@163.com
	“ <u>韦编三绝</u> ” —— <u>文学常识知识竞赛</u>	4月6日初赛 4月13日决赛	初赛：教室 决赛：外院报告厅
	“ <u>海大书单</u> ” —— <u>海大图书馆里最受欢迎</u> <u>的沪文化书籍</u>	4月10日-4月 24日	图书馆平台线上平台
	“ <u>中国当代都市文学作品</u> ”书 <u>展</u>	4月1日起	图书馆大厅
	“ <u>中国当代都市文学作品</u> ”交 <u>流会</u>	4月20日 13:30	图书馆 B210 众创空间
	国士无双	“ <u>融汇中外</u> ”—— <u>外语段落翻</u> <u>译鉴赏评比</u>	4月7日 18:30 初赛 4月13日 15:00 决赛
“ <u>腹有诗书</u> ”—— <u>诗词知识竞</u> <u>赛</u>		4月8日 13:30	中远报告厅
“ <u>醉爱沪语</u> ”—— <u>沪语诗文朗</u> <u>诵赛</u>		4月13日 18:30 初赛 4月20日 14:00 决赛	初赛：教室 决赛：泰山科研楼报告厅

活动系列	活动名称	活动时间	活动地点
秘密书屋	<u>“鸳鸯蝴蝶”——海派作家知多少</u>	4月13日 11:00	北广场
	<u>“时间胶囊”——给自己的一封信</u>	4月13日 11:00	北广场
	<u>“书香绕梁”——图书漂流岛第三次图书漂流</u>	4月19日 11:00	北广场
人文展览	<u>中国当代都市文学作品展（简讯）</u>	3月30日-4月27日	图书馆大厅
	<u>暑期社会实践成果展（简讯）</u>	3月30日-4月27日	
	<u>海大2016年大学生创新创业成果展</u>	4月20日-5月13日	
人文讲坛	<u>阅读造就人生</u>	4月13日 13:30	科研楼报告厅
	<u>戏剧与影视作品特征论——兼谈上海的戏剧影视创作</u>	4月20日 13:30	行政楼128报告厅
	<u>《沪剧与海派文化》讲座与互动</u>	4月27日 13:30	图书馆B210众创空间
人文影院	<u>都市主题电影展播</u>	4月每周二、周五	中远报告厅
	<u>都市主题纪录片展播</u>	4月1日起	二楼大厅东侧
闭幕式	<u>闭幕式暨颁奖仪式</u>	4月27日 13:30	科研楼报告厅

征稿启事

《海大悦读》是上海海事大学图书馆主办的读书类文化刊物，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文化交流、心灵碰撞的平台，以倡导阅读风气，促进阅读推广。每年发行两期，不对外发行出售，免费取阅。

现向各位读者征稿：

1. 凡与书籍、阅读、图书馆及电影有关的随笔、访谈、书评、荐书、影评等文章，本刊都欢迎。
2. 投稿者须保证作品原创，如系抄袭或有其他侵权行为，投稿者应承担相关法律和经济责任。
3. 投稿一律不退，请自行保留底稿。
4. 编者对来稿保留因版面排版需要的删改之权。
5. 投稿请发送至《海大悦读》专用电子邮箱 jhliu@shmtu.edu.cn

联系方式：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海港大道 1550 号

上海海事大学图书馆读者服务部

邮编：201306 电话：021-38284938

网址：www.lib.shmtu.edu.cn

邮箱：jhliu@shmtu.edu.cn